

古代官场智慧（四）

岳文山 编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厚黑方术获高位 1
玩弄阴谋 1
投机钻营得权势 24
把握时机快行动 56
以“战功”执权柄 71
打下江山成伟业 71
平叛乱加官进爵 112

厚黑方术获高位

玩弄阴谋

1、辛酉主谋奕忻攀政治高峰

奕忻，生于道光十二年(1832)，卒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，爱新觉罗氏，清朝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，文宗咸丰皇帝奕忻(道光第四子)的异母弟。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，是刑部员外郎花良阿的女儿，被选入皇宫，先封为静贵人，后来晋封为静皇贵妃，共生三子，奕忻是她的第三子。奕宁的生母孝全皇后死时，奕宁刚刚十岁，由奕忻生母静皇贵妃抚养，因此，奕忻在幼年时与奕宁的关系非常密切。

奕忻在道光的九个儿子当中最为聪敏，少年时即能读书成诵，先就学于大理寺少卿翁心存，后来跟随翰林院侍讲贾桢读书，特别受到的钟爱，所生的九个儿子当中，长子奕纬、次子奕纲和三子奕继都早死，曾有意立奕忻为大阿哥(清代对太子的称号)，将来继承帝位，并对奕忻有所暗示。奕忻以其四兄奕宁居长，极为推让。后来虽然取消了这一打算，却对奕忻更加赞誉，嘱咐他将来要好好地辅佐奕宁。当道光三十年(1850)病重的时候，在病榻上拉着奕忻的手告诉奕宁说，是奕忻将皇位让给他的，要奕宁即位后厚待奕忻。因而奕宁即位以后，加封奕忻为恭亲王，待遇超过其他各王，并让他参预国家大政。

奕忻一生政治活动中的第一个洪峰，是他在咸丰皇帝死后，和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相勾结，积极参与发动“北京政变”〔因为咸丰十一年(1861)为农历辛酉年，史书上也称为“辛酉政变”或“祺祥政变”〕，扶持慈禧太后实现垂帘听政，同时他本人也取得了议政王的高位厚禄。这是他在政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。

北京政变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咸丰十一年十月二日(1861 年 11 月 4 日)。政变的主要过程如下：

在英法两国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，咸丰十年(1860)七月八日，英法联军占领天津，进而向北京侵扰的严重时刻，咸丰皇帝于八月八日逃往热河。当时随同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的主要大臣，有载垣、端华和肃顺等人，他们近在皇帝身边，掌握着朝廷的大权，成为清朝的政治中心。但是，在咸丰皇帝逃跑时，为了应付英法两国的侵略，命令他的弟弟恭亲王奕忻留在北京，负责和外国人办理交涉议和等事宜。奕忻以亲王的身份，担负着对外交涉的全权。咸丰十年(1860)九月，清政府与英法签订《北京条约》后，对外事务日益频繁。奕忻在咸丰十年(1860)十二月，建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的机构，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，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奕忻和桂良、文祥三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，实际上以奕忻为主要首领。这样，清朝政府又在北京形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。这个总理衙门不仅掌握着清廷对外交涉的大权，还掌握着各口岸的关税及其它各项收入，把持了清廷的财政大权，这就增加了奕忻在清廷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，是一些思想顽固，盲目虚骄的王公大臣，他们主张抵抗英法的侵略，但是拿不出任何作战的有效方针和政

治措施。而以奕忻为首的留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们，则由于战争的屡次失败，产生了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主张，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垂睐和支持。于是以肃顺和奕忻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，在对外政策上发生了根本分歧。

总理衙门的设立，适应了外国侵略者的需求，同时也增强了奕忻集团和热河肃顺集团进行争夺的政治地位和实力。这期间，热河行宫里还有一股暂时暗藏着的政治势力，就是当时身为皇贵妃的叶赫那拉氏，她阴险狡诈，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，因为得宠于咸丰皇帝，在咸丰皇帝耽于声色、懒于处理政事时，常代替他批阅各地方、省的奏章，并作批示，藉机干预国家大事，与肃顺等王大臣有着很大的矛盾。咸丰十一年(1861)七月十七日，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，死前留下一道谕旨，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太阿哥，继皇帝位，由载垣、肃顺和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的辅政大臣。咸丰皇帝的这个临终安排，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把他的弟弟、掌握朝廷对外交涉大权的恭亲王奕忻，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以外。咸丰皇帝的这种安排，不仅加重了那拉氏和八大臣之间的矛盾，同时也使肃顺等人和奕忻原有的政见分歧进一步加深。正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下，就自然地使那拉氏和奕忻之间结合到一起，从而促进了北京政变的迅速发生。

英法侵略者在那拉氏与奕忻之间的勾结上，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并且起了催化剂的作用。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，在写给英国外务大臣罗素的信里曾经明确地表示，奕忻及其同僚如果能够掌握清朝政府的大权，对中国保持和外国的“友好”，关系重大，因此，普鲁斯提出，应该对待奕忻一派采取温和与协调的态度，以促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奕忻尽快地把皇帝从热河行宫迁回北京。英法侵略者认为，只要清朝皇帝不在北京，就不能使已经签订的《北京条约》得到有效的实施，而且还会影响到各省当局对条约的执行。因而他们便极力笼络、扶持奕忻等主持议和的一派，力争在扩大侵略权益的条件下，《北京条约》顺利实施，而十分厌恶和反对肃顺集团。英法两国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，在签订《北京条约》之后不久，便把侵略军撤出北京。这件事使奕忻等人大喜过望，得出了洋人并不企图占领中国土地，也不想推翻满清王朝的结论，从而坚持了对洋人实行用信义笼络的政策。为了打倒肃顺一派对中央政权的控制，奕忻利用去热河给咸丰皇帝奔丧的机会，向正在蓄谋篡夺大权的慈禧太后陈述了英法两国对清廷的宽容态度，他保证在皇帝和皇太后回到北京之后，一定不会受到洋人的阻拦和污辱。在他尽力打消慈禧太后对洋人疑惧的同时，又和慈禧太后秘密商定了皇帝回銮，以及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，从肃顺等人手中夺取朝廷大权的计划。于是慈禧太后极力排除肃顺等八大臣对皇帝回北京的阻挠,在咸丰十一年(1801)九月二十三日由热河动身，携带六岁皇帝载淳，于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。奕忻在北京事先作了留京王大臣的工作，慈禧太后返回北京之后，便立即召集诸王大臣，诉说肃顺等人的种种‘ 罪状 ”,当即由大学士周祖培献计，以皇太后和皇帝的命令先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八大臣解除职务，然后将他们逮捕问罪。次日晨，慈禧太后和奕忻等以突然行动逮捕了载垣和端华。十一月一日，慈禧太后任命奕忻为议政王，主持改组军机处。二日，趁大臣们入朝的机会，慈禧太后挟皇帝载淳发布命令，由奕忻宣布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革去一切爵职，交宗人府，

会同大学士及有关部门严行议罪。与此同时，由醇亲王奕忻(道光皇帝第七子，奕忻异母弟)率兵将护送咸丰皇帝灵柩到达密云行馆的肃顺加以逮捕。在奕忻主持下，内阁大学士等于四日讨论通过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决定。次日，由宗人府和内阁大学士等议定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的罪行，并决定立即赐载垣、端华二人自尽，将肃顺斩首，其余五名辅政大臣有的革职，有的遣戍边疆，一些与八大臣有联系的官员和太监也受到了惩处。慈禧太后于咸丰十一年(1861)十一月初一日起,实行垂帘听政(当时在名义上是慈安太后，也称东太后，和慈禧太后共同听政，但慈安太后为人优柔寡断，平日不大过问政事，一切大权均操在慈禧太后一人手中)。在此以前，咸丰十一年(1861)十月初五日，慈禧太后命令内阁和奕忻等从下一年(1862)起，将原来载垣等拟定的新皇帝年号“祺祥”改为“同治”，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意思。从此，慈禧太后掌握了清朝的统治大权。奕忻因为在这场宫廷政变中立下大功,又先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，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部大臣，并被赏以亲王双俸。慈禧太后通过政变，掌握清廷统治大权达四十七年之久，奕忻的参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因此，他享受了清末王大臣从未有过的崇高爵赏和职位。特别是在咸丰十一年(1861)到同治四年(1865)的五年间，他以议政王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峰。

2、参与政变奕奠腾达之基

奕(1840-1890)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赫,他是道光帝第七子，光绪帝之父。1861 年参与“辛酉政变”，深得慈禧太后信任。历任都统、御前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等职，并掌管神机营。1872 年封为醇亲王，1875 年同

治帝死，由慈禧一手操纵，选立其子载氵恬入继帝位，也就是光绪帝，恭亲王奕忻被革职后，他操纵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军机处，并在总理海军衙门事务期间，挪用海军经费，供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。在重大的政治变动及统治阶级的倾轧中，奕帮助慈禧渡过难关，尽心竭力，曲意逢迎，耍尽阴谋手段。

咸丰十一年(农历辛酉年)七月，初秋的承德避暑山庄仍然是风和日丽，山青水秀。绿叶成荫的丛林遮掩了灼热的阳光，带来丝丝凉意，沁入肺腑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以往，清朝的几代皇帝几乎年年都要到这里“巡幸”，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尝尽人间的奢华。可是，这一年刚刚入秋，避暑山庄就失去了往日欢快的气氛。

咸丰皇帝的灵柩停放在大殿内，还没有进行上殷典礼，脸色阴沉的太监来来往往，为大行皇帝布置祭典和灵堂。御前大臣、内务府大臣忙个不停，唯恐用心不利。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在皇帝大丧的肃穆气氛中，蕴藏着两宫皇太后和赞襄政务大臣一场可怕的权力交锋。

令人不解的是,咸丰临终前按祖制委托了顾命大臣，派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景寿、肃顺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辅弼幼主，“赞襄一切政务”，但又赐给皇后和太子“御赏”和“同道堂”两枚印章。谕令今后颁发谕旨，都要钤上两印，以为符信。“御赏”印盖在行文前，“同道堂”印盖在行文后，这就等于给予了未来的皇太后、小皇帝以钤印权——拥有了裁决政事的权力。

按祖制家法，赞襄政务大臣辅弼的是幼主而不是太后，因此，肃顺等人只欲太后钤印，不愿太后看奏折和过问政事。可是，两个年轻的皇太后偏偏不愿受人摆布，

坚持要看奏折，不上肝随便为赞襄政务大臣所拟的谕旨钤印，也许两宫太后以为，大行皇帝生前之所以赐印给皇后和太子，就是担心将来权臣跋扈，欺负孤儿寡母，爬到太后和皇帝头上。大行皇帝走的太匆忙了，微睁的双眼似乎有什么不放心。可能他终于感到这样做反而欠妥：使赞襄政务大臣和两宫的权限扯不清，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，导致妻儿和顾命势如水火，为自己走错一步棋而懊丧！

然而，咸丰已经来不及挽回一切。慈安、慈禧早就对肃顺等人不满。皇帝生前载垣、端华等人为讨好皇帝，诱使咸丰纵情声色，使本已有病的皇帝身体急转直下，雪上加霜，终于英年早逝。在热河期间，肃顺配带内务府库钥，以战乱不裕为借口，有意削减后、妃食担，弄得皇后每餐只有菜一味，饭一品。其他妃嫔每月只发膳钱五千。连近支王公都被肃顺勒扣的“衣食不继”、“拮据异常”、“至冬日仍著单衣”。更有甚者，肃顺已经看出懿贵妃久有揽权之意，建议捷咸丰皇帝对她行“钩弋故事”，仿汉武帝临终前将太子弗陵生母赵舒赐死的办法，同样处死懿贵妃，防止将来幼帝冲龄，母后把持朝政，大权落于后族之后。所以，就是没有咸丰遗诏带来的权力纠缠，皇太后也不会和肃顺等人平安相处。“肃六，你别作梦！”慈禧皇太后早就下了决心，要和顾命大臣斗一斗，“看谁先取谁的首级！”

可是，要和肃顺斗却不那么容易。两宫太后毕竟太年轻了。一个只有 25 岁，一个只有 27 岁，缺乏政治阅历。肃顺为人精明，是满洲贵族中的佼佼者，曾主张重用汉人，整饬朝纲，维护国体。《瑷珲条约》交涉时，连俄国人都拿他没办法，气的直骂：“有权势的肃顺是欧洲

人头号的坏蛋。”“难怪当年大行皇帝那么信任他！”想到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人狡诈的面孔，慈安、慈禧不禁心有余悸。为了避开肃顺的耳目，两后只好在庭院散步时，装做观赏金鱼的样子，在鱼缸边低声商谈。“得找七王爷想个办法。”“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值得信任？”

“此事非恭王不办”。年轻气盛、满腹怨气的醇郡王奕对太后果断地说：“肃顺骄横拔扈，朝臣多不齿之。热河不易举事，唯有联络恭王。”两宫太后对他的话十分赞许，遂命醇王速与恭王联络，奕领旨退下，其实，他早已和在北京的奕忻接上了头，秘密通信已有半年多。

奕是道光皇帝第七子，咸丰、奕忻七弟、慈禧太后的妹丈。道光死时，奕年幼，留在宫里读书，由于咸丰被肃顺等人所迷惑，冷落了这位异母弟弟，咸丰朝时，奕除了醇郡王的爵位，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封赏。这样一来，他和失意的六兄奕忻同命相怜，相互接近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英法联军连占大沽、天津、京师八旗兵溃不成军，载垣、端华怂恿皇上逃跑，奕闻讯谏阻，无济于事，最后还是随扈到了热河行宫。

在热河期间，肃顺恃宠日骄，根本就没有把皇族近支放在眼里，对奕忻、奕兄弟竟以“六儿、七儿”相称，把八王奕讠合、九王奕欺负的食寝不安，其困万状。奕对肃顺恨的咬牙切齿。从福晋那里，他听到两宫太后对今后的命运也颇为担忧。

别看当时的奕刚过 20 岁，貌似古朴，性情倔直，其实倔中藏巧，大智若愚。他知道，自己空挂着一个王爷的爵位，无权无势，根本敌不过肃顺，如两宫与恭王携手，足以号令群臣，把肃顺拉下马。当时，奕忻被排出辅政之列，对肃顺十分痛恨，可是，由于肃顺等人有意

造谣，说“恭王欲反”，奕忻在未知两宫态度时，反而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，如果没有奕为奕忻和两宫太后牵线，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挫败肃顺？

有了奕的密报，奕忻对热河的局势已了如指掌，八月初一日，奕忻不顾肃顺等人的重重阻挠，终于赶到了热河，在大行皇帝上殷典礼的灵柩旁大哭一场，打消了“恭王欲反”的疑团，随后，又顺利地和两宫太后见了面，决定尽快回銮，在北京政变。

为了麻痹顾命大臣，奕忻在热河谨言寡行。甚至和自己的党羽也很少联络，只嘱其“少安勿燥”，“俟回城再说”。回京后也未动声色，只谓旁人：“皇太后、皇上甚安，回銮有期”。因此，两宫太后和奕忻的政变计划已定，肃顺等人却仍然蒙在鼓里。

不过，热河局势暂时的平静，却使奕忻很不安，为促使两宫太后和肃顺等人早日决裂，为日后罢免顾命埋下伏笔，他通过大学士周祖培指使御史董元醇上折请太后垂帘听政，并简近支亲王辅政，从而挑起了肃顺和两宫太后的直接交锋。

这一手果然奏效，肃顺等人为维护赞襄政务大臣的权力，必然要拟旨痛驳董折；两宫太后为使垂帘留有余地，必然要全力维护董折。结果，八个顾命大臣天天跑到太后那里索要董折，两宫太后不给，肃顺等人竟一齐“搁车”，不再办理任何政事，还说：“臣等辅佐皇上，不能听命于太后，”“本来让太后看折子，纯系多事”。两边吵的剑拔弓张，气的太后“手颤”，满场的火药味使6岁的小皇帝都吓尿了裤子。最后，两宫太后只得让步。载垣等人走出殿堂时竟笑的“声震殿陛”。连在场的太监、军机章京都感到情形不对，怀疑不久以后怡亲王的人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是不是还会长在原来的地方。

奕忻固然精明，奕也不在其后，黄元醇奏折被批驳后，慈安、慈禧已下决心要尽快动手。密令奕拟定罢免顾命大臣的上谕，奕从 6 岁起就开始“ 典学 ”，随咸丰朝榜眼，翰林名士朱凤标读书 10 余年，有博古渊深的学识和通达干练的笔力。禀承太后旨意后，鼓足了劲，一挥而就，上谕中说：

“ 谕王公百官等：上年海疆不靖，京师戒严，总由在事之王、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。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已塞己责，以致失信于各国。淀园被扰，我皇考巡幸热河，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……皇考屡召王、大臣议回銮之旨，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朋比为奸。总以外国情形反覆，力排众论。皇考宵肝焦劳，更兼口外严寒，以致圣体违和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。……该王、大臣奏对时，晓晓置辩，已无人臣之礼，拟旨时又阳奉阴违，擅自改写，作为联旨颁发，是诚何心?且载垣等每从不敢专擅为词,此非专擅之实迹乎?总因朕冲龄，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，任伊等期朦，能尽欺天下乎?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，朕若再事姑容，何以仰对在天之灵?又何以服天下之公论? ” ……

为了把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置于死地，奕为之拟了三个罪名：一是载垣等人作为秉政王、大臣 “ 筹画乖方 ”，不能称职，致使京师沦陷，皇上西狩热河；二是载垣、端华等力阻皇上回銮，以致 “ 圣体违和 ”、“ 龙驭上宾 ”；三是载垣等不仅害死皇上，对皇太后和小皇帝亦 “ 无人臣之礼 ”，欺负孤儿寡母，从而数罪并记，足令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罪在不赦，论死而有余。

奕很机警，在草拟八臣罪状时没有忽略令诸臣妥议

皇太后应如何垂帘听政，提前为太后掌管朝政而埋下了伏笔。

慈安和慈禧对奕拟定的上谕相当满意。回銮前，慈安亲自把它缝在衣襟里，准备秘密带回北京。在北京，恭王把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可是，他却无法保护回銮途中的太后和皇帝。奕和慈禧都知道，太后、小皇帝和肃顺一同回京很危险，肃顺疑心很重，出一点破绽都会使前功尽弃。一旦肃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恭王对此也无能为力。所以，回銮时必须把肃顺与皇太后、皇帝分开。为了不使肃顺等人疑心，奕托亲贵中年长的睿亲王仁寿出面，以“天气渐寒”、“皇上冲龄”为借口，拉着赞襄政务大臣一同上折请皇太后、皇上由间道回京。八臣不疑百诈，反把肃顺一个人留下来伴大行皇帝梓宫走大路，结果，八臣群龙无首，已不是为惧。仁寿、奕紧随肃顺，准备在太后、皇帝到京后立即动手。

由于事先筹划的很周密，九月三十日，两宫太后在北京召见了御前大臣、三公、大学士和六都九卿。当天，出示了罢免顾命大臣的上谕。载垣、端华被捕。与此同时，肃顺在密云就擒。十月六日，肃顺被斩首。载垣、端华被赐令自尽。景寿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等大臣，尚书陈浮恩、侍郎刘昆、成琦、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官员被革职，连为肃顺通风报信的太监也被揪了出来，发配充军。

因奕在政变中为慈禧等出了许多高招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政变后，他被封为御前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后扈大臣、都统、掌神机营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：“我 21 岁时就担当过大事，亲手缉拿了肃顺。”的确，为慈禧太后筹划辛酉政变就是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契机。

3、精通谋略曾国藩仕途升迁

曾国藩 6 岁入私塾读书，8 岁随父学五经，读八股文。14 岁赴长沙应试。

20 岁到衡阳跟著名儒生汪觉庵学习一年，后回本县涟演书院就学。

道光十三年(1832)，就学于长沙岳麓书院。当年应乡试中了举人。

道光十五年(1835)入京会试未中。

道光十八年(1838)28 岁，再进京会试，中了进士。

自道光十九年咸丰二年(1839-1852)，10 余年间，曾国藩在京任职，先后任过兵部、工部、刑部、吏部等侍郎。

1852 年，年已 41 岁的曾国藩被派往西主考乡试。他到太潮池驿时，得到母亲亡故的消息，就星夜回家守灵。

为什么在乱世之中,曾国藩能迅速崛起?为什么他能建立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?

这其中的奥妙是什么?

曾国藩虽出身儒生，但却精通谋略，特别是对政治斗争的艺术深有研究，这正是他任途升迁的根本原因。

咸丰四年(184)曾国藩率湘军攻破武汉时,咸丰帝大为高兴，对群臣说：“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，还能建立此功大勋。”

汉军机祁俊藻献媚道：曾国藩一个在乡侍郎，只是一个独夫，一个独夫在乡里居然一呼而从者万人，恐不是国家的福份。咸丰帝被他提醒，脸色突变。从此不敢给曾国藩实权，因此，曾国藩带湘军，只能用兵部侍郎的虚衔，并无地方行政权，管不了州县官，各省的督抚

都比他官大，常常窘谑他，使他难堪。

无权则难以筹钱粮，无钱粮则难以征兵丁，曾国藩深入考虑了这个问题，无权是难以办大事的，他当时已看到清朝的八旗兵已经腐化，难以与太平军抵抗，唯有他的湘军可以与太平军相匹敌，因此，朝廷离不开他，但怎样让咸丰帝认识到这一点呢?怎样向皇帝要权呢?公开要权是绝对不行的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曾国藩父亲之死，给他带来生机。

咸丰七年(1857)春，曾国藩父亲辞世，他立即带了国华，国荃奔丧回籍，急流勇退。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策略。

使用以退为进的策略，必须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，如果自己没有实力，就令永远退下去，难以达到进的目的。

曾国藩自信是有实力的。咸丰八年(1858)太平军攻浙江，东南告急，浙江是清政府的经济命脉所在。清政府十分恐慌，他们忙令曾国藩复出督军。这中间还有一番曾国藩与咸丰帝的一次较量。

曾国藩回家不久，就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：赏假三个月，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。曾国藩估计江西军务，无人可以代替自己，遂授大学士贾祯的先例，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。

咸丰帝明白，他这样上奏，目的是要实权，当时不允许他在籍终制。但不久，何桂请任两江总督，他利用两江的富庶，竭尽全力支持江南大营，江南大营在源源不断的银子的鼓励下，打了几场胜仗，形势对清廷有利。咸丰帝顺水推舟，开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缺，命他在籍

守制。

曾国藩得到这道上谕，冷得心里打颤，真是万念俱灭，他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而且还必须终身守制，难以出山，否则就是违抗圣旨。

曾国藩考虑，是自己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了吗？

曾国藩对自己实力估计的没有错，当太平军攻打浙江，清军连吃败仗的时候，咸丰帝终于认识到离开曾国藩不行。

咸丰帝仍然是死要面子，他再次赏给曾国藩一顶兵部侍郎的空衔，命他火速奔赴前线，这道上谕在咸丰八年(1858)六月初三到达曾国藩老家荷叶塘，曾国藩心中一热，初七日就整装离开了荷叶塘。

虽然仍是兵部侍郎的空衔，曾国藩明白，不久，皇帝就会授他实权，只需耐心等待一下。

到咸丰十年(1860)八月，清廷果然命曾国藩暑两江部督加兵部尚书衔，从此，曾国藩有了地方行政权。

曾国藩对政治权术之精通，几乎无人能及，朝廷重臣肃顺曾在皇帝面前推荐曾国藩。1862 年，咸丰帝死后，同治帝即位，肃顺又提出：“ 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，国家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。”肃顺看曾国藩才华出众，有意结识他，但曾国藩从不给肃顺写信表示感谢，因为他预测，肃顺与那拉氏之间必有一场政治斗争，后果不能预料，如果肃顺胜，自己与那拉氏没有联系，肃顺一贯提倡重用汉人，自己必被重用，如果那拉氏胜，肃顺倒台，也查不出自己与肃顺的关系。

果然那拉氏发动政变，“ 垂帘听政 ”，肃顺被处死，当那拉氏查看带军在外的将领与肃顺的通信时，发现唯独没有曾国藩一封，由此对曾国藩十分信任。授曾国藩

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权，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。三个月后又赐太子保衔，协办大学士。

从此，曾国藩成了真正的实力派。

曾国藩为人城府很深，精于谋略，这仅仅是他“成功”的一个方面，他“成功”的另一个方面是“心狠”，这应验了中国那句古语：“无毒不丈夫。”

曾国藩杀人多，人称其为曾剃头，但他“不以杀人多为悔。”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，对太平天国革命军恨之入骨，杀人自然是越多越好，可见其心狠手辣。

一次，曾国藩在午饭后与幕僚们下棋，忽然有一个人向他告密，说某统领将要叛变了。告密人就是这个统领的部下。

曾国藩大怒说：“你敢诬告你的上级叛变，应该处死罪。”

说罢，立即命令手下将告密者杀了示众。

曾国藩马上平静下来，继续下他的围棋，一会儿，被告密要叛变的将领前来谢恩，曾国藩叫他进来，统领跪叫头道：“幸亏大人您了解我，否则我的性命就难保了。”

曾国藩脸色一变，阴沉着脸，命令左右马上将统领斩首示众。

幕僚们不知为什么，他们问：“您认为统领确实是谋反的话，那么您不应该杀死告密的人，既然您知道告密者诬陷上级而把他杀了，为什么还要杀这个统领呢？”

曾国藩笑着说：“这就不是你们所能明白的了。”

曾国藩接着说：“告密者说的是真实的，我如果不杀死他，这位统领知道自己被告发了，势必立刻叛变，由于我杀了告密的人，就把统领骗来了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